



# 在城市大學時的一件事

李立峯

李金銓教授榮休紀念

李立峯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及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學系。2003至2008年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，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。

首次跟CC有較恆常的接觸，是在中文大學讀碩士一年級的時候，「膽粗粗」地第一個學期就去修讀由他講授，正常是二年級學生才修讀的「thesis development」。二十一年前的課，坦白說記憶也不太深刻了。那時候，CC偶然在傍晚走到研究生辦公室，找同學一起吃晚飯。那個年代，研究生班上只有很少數內地生，但香港學生有自己的家和社交生活，自然很少在辦公室留得很晚，所以一起吃晚飯的，通常就是幾位國內來港的同學，有時加上我。CC喜歡在席間詳談中國大陸在社會和政治上的發展和變化，只是我向來對「國情」所知有限，幸好幾位國內背景的同學都是很好的聽眾和對話者。

對我而言，CC是給我第一份工作的人，2003年博士畢業後到城市大學教書，那時候，他是英文與傳播學系系主任。後來聽一位同事說，沙士期間，不少大學都擱置了本來要開的教席，如果不是CC極力爭取，我的位置可能早就不復存在了。



2002年7月李立峯（左二）與李金銓、陳文及張詠在韓國參加ICA。

很多人說，真正有能力的學者都不喜歡做大學裡的行政工作，而且做也不會做得好。我想CC大概也不會特別喜歡做行政，但作為系主任，CC是處事公平而有遠見的。還記得當初提出青年學者計劃時，CC強調要邀請真正年輕的學者，這一方面是讓資源較少的年輕學者有機會進修，同時亦是讓各年輕學者跟城大能「識於微時」。十幾年之後，見到計劃的成績，不能不佩服CC的眼界。

對我個人而言，在城大的那幾年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：某學期要教「新聞學導論」，班上有位很古怪的學生，是一位不懂中文的澳洲華人，每次上課總坐在前排，但又總是心不在焉，甚至帶上耳機聽音樂。學期中某天，突然收到他的電郵，以惡劣的語氣批評我的教學，他說他在期中試只有C-，而那是我的責任。

我回了他的電郵，由於之前對他的印象已經不太好，所以我在回覆時也說了他幾句。結果他回得也很快，而且態度更加惡劣。我知道情況不對頭了，於是將整個電郵轉發給仍是系主任的CC。CC告訴我，那位學生的母親已經發了電郵來投訴我了，而且那位家長好像還把投訴送到學校高層。

我很感謝CC當時的處理方法，簡單說就是「公事公辦」。這不是說他不嘗試保護系內的年輕教員，有時，公事公辦才是保護涉事老師的最好方法。他找另一位較資深的同事請我吃了一頓飯，拿一些「口供」，還要麻煩那位同事向幾位班上同學再拿一些資料（例如我在課上是否真的絕大部分時間用英文教學），然後寫個報告。

我想我也算有點自知之明，那個回覆學生批評的電郵真的輕率，搞到兩三位同事要費神善後。有一天跟CC一起搭電梯，他說已經向各方面交了報告，那學生家庭背景有點複雜，從澳洲單獨來港讀書可能不太適應，情

緒有點不穩定。然後他親切地對我說，「不用介懷，年輕老師總會碰到這種事情，只是切記不要跟學生吵，老師跟學生吵，就算道理完全在老師那邊，旁人都會覺得老師有問題的。」

很多年後，在大學中也開始擔任行政工作，學生投訴老師這種事，一年總會有一兩次，而且很優秀很熱心教學的老師也會給學生投訴。幸好當年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時，學系有一位真正關心和支持後輩的負責人。